

卡先生 和他的忧郁鸟

[德] 玛丽丝·巴德利 著

[德] 英格丽·哥顿 绘图

刘兴华 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Die Begegnung des Herrn Karuschke



卡先生 和他的忧郁鸟



[德] 玛丽丝·巴德利 著

[德] 英格丽·哥顿 绘图

刘兴华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Die Befreiung des Herrn Kartuschke

by Marlies Bardeli & Ingrid Godon

Copyright© 2001. Sauerländer Verlag

©2002. Patmos Verlag GmbH & CO. KG

Sauerländer Verlag, Düsseldorf

Simple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2004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-2003-19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卡先生和他的忧郁鸟/(德)巴德利著;(德)哥顿
绘;刘兴华译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.4

ISBN 7-5633-4471-3

I. 卡… II. ①巴…②哥…③刘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517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l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8 号 邮政编码:518054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3.5 字数:31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7 000 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绘幸福

幸福，她长什么样子？

像在爱人怀里看见的狮子座流星雨

一张有人代付账单的信用卡

群众的掌声，还是

有人专心倾听你的一声叹息？

幸福，她藏在哪儿？

疲惫中年人的梦里

苦闷少年的青春里，还是

眺望未来的孩童眼里？

幸福，虽难以言喻

却是最深刻、也最平凡

的坚持，是超越一切的价值。

通过世界各国优秀作家和画家的描绘

【绘幸福】将带你用心灵之眼

从喧嚣的现实中看见

一个颜色饱满、想像充沛的世界

那么，你一定也会

绘出你自己的

幸福吧？！

糟人生与妙人生

何明
作家

这是个把“糟人生”变成“妙人生”的温暖故事。一个独居且头微秃的中年公务员，偏偏养的一屋子鸟都得了忧郁症，人生糟到只剩一条死路。继续糟下去或扭转乾坤？卡先生必须做出选择。他几乎环游世界释放爱鸟，替它们找到天堂乐园。这趟释放之旅亦是他的“再生”仪式。最后，卡先生为自己造了一艘船云游四海，连脚下的土地都舍了，糟人生变成妙人生。

这个美好的故事适合不同年龄的读者，尤其适合自觉人生有点糟的人读。我们不见得养鸟，但都了解笼子是怎么回事，就算缺乏把鸟笼丢入亚马逊河的勇气，至少也得设法把笼子撑大，大到足够把铁条当成湖边的垂柳。

离开原有，追求快乐

王浩威
作家·精神科医师

我们的忧郁惟有离开原有的一切，生活才可以改变。我们应该思考，努力去尝试不同的想法，甚至付诸行动。像故事里暗示的，改变完成以前还得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。

养鸟的卡先生是个好人，然而，好人不一定就是快乐的人。快



卡 先 生 和 他 的 忧 郁 鸟

乐这玩意儿，不是因为我们乖乖的就会存在，恐怕只有我们愿意去思考和追求，才会真正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。

对自由的渴望

《卡先生和他的忧郁鸟》是一本具有哲学深度的寓言故事，适合引导读者去了解，对自由的渴望所带来的影响。作者使用一种简单的语言，因而避免让感人的内容变得低俗，反而唤起了感情。英格丽·哥顿的美丽插图也是一样。

—— Hannoverische Allgemeine Zeitung, 2002.11.2

发现自己快乐的路

陳國華

台湾心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

忧郁的心灵，像只桎梏的笼中鸟。挣脱牢笼、展开双翼，飞向崭新天地，是“快乐”唯一的出路。

虽然，日复一日、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常让我们在无感状态中迷失方向，接着对周遭事物顿失兴致与关心。然而，学会让“自己快乐”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只要能学会以一身的轻便，勇敢冲破有形、无形、绵密而令人窒息的网，在这个城市中游走与跳动，终能发现自己快乐的“路”。

于是，你我可以像一只悠游自在的鸟，可瞬间起飞，可随时跳跃，那时你将深深体会……前所未有的美丽与快乐。

卡图思卡先生做得到的，你也一定做得到。

保重我的朋友

从情感与物质中释放的卡先生

宋佩
艺术工作者

“卡先生”的故事似乎可以分成两个阶段。前半段描写的是卡先生释放鸟的过程，之后，他自己陷入忧郁之中，于是在后半段展开了释放自己的历程。最终，他完全告别了过去的生活，再也不受情感的羁绊，也没有物质的束缚。

读到结尾，理应为卡先生解决了问题高兴，但是我却发现自己不想放“他”走，对一个本质上就是“鸟”的人，我竟会希望他继续活在笼子里？为什么要我接纳一个隐居山林的古人，比认同一个选择流浪的现代人更容易呢？我对自己的心态好奇起来。看来，对一中年读者来说，这本书不供应答案，反倒提出了问题，借着问题让我们来检视自己。

“你好，安东。”

“您好，卡图思卡先生^注。小鸟们都还好吗？”

说话的这两个人正站在德国汉堡市的兔人山区，一栋高楼的灰暗楼梯间。卡图思卡先生刚刚下班，安东也正巧帮自己和妈妈买了东西回到家。

“今天早上，汉奇什么都不肯吃。”

“汉奇？它也这样？”安东说着，把购物纸袋搁在房门口，跟

注：卡图思卡（Kartuschke）德文发音近似巴洛克风格（Kartusche）。巴洛克装饰多给人华丽、繁复而多余之感。



卡先生和他的忧郁鸟

卡图思卡先生上楼去。卡图思卡先生迟疑地把钥匙插入钥匙孔，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好像不敢进门似的。“有时候，我害怕回到家以后会听不见任何声音。”他轻声说。

卡图思卡先生在前厅把鞋子脱下，搁到挂衣架底下，安东也依样画葫芦，然后两人走进客厅。某个角落传来轻轻的吱喳声，另一处响起翅膀拍击声，而屋子最里头则传来三声微弱到不能再细微的声音，此外就全然寂静了。

安东和卡图思卡先生走过一个又一个鸟笼，每一个笼子里都是瘫着翅膀的小鸟。它们眼神无精打采，有的干脆背对着他们，头连动也不动。

那汉奇呢？它趴着，翅膀瘫成怪异的姿势。“我明天就带它去看兽医，”卡图思卡先生说，“还有丹尼尔，也一起带去。”丹尼尔是只乌鸦，几天前就开始发出沉默之声。事实上，没有什么沉默之声，但卡图思卡先生和安东觉得，他们确实看见了丹尼尔在努力发着声音，只是那



声音听不见而已。而且，这个沉默之声似乎正逐渐在房间里飘荡开来。

安东帮卡图思卡先生清理着笼子。之后，所有的鸟儿都有了新鲜的水。他们根据每只鸟的情况，分别给它们谷粒或干燥的昆虫。给猫头鹰米尔的是一个猫食罐头，因为卡图思卡先生不想帮它抓老鼠，但米尔只啄了一点点。其他的鸟，也只有知更鸟伊索德吃着，而斑姬鹀自顾自地唱着伤心的鹌鹑曲。

卡图思卡先生和安东坐在兽医的候诊室里，膝盖上各自搁着一个鸟笼。



“麻雀和乌鸦，”他们的身旁站着一名女子，说，“它们应该在外面飞！”

“是没错，”卡图思卡先生回答，“但它们飞到了我这里，而我也喜欢它们。”

“这样呀！”这女子说。

“对不起，”卡图思卡先生说，“但您的兔子不也是应该在外面跑，对不对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！”那女子说着，别过头去。



卡先生和他的忧郁鸟

轮到他们看诊了。

“喔，喔，”弗洛里奇^注医生说，“情况看起来不太妙呢。”

他帮汉奇开了维他命药水，并在丹尼尔的脖子上包上绷带。

丹尼尔可怜兮兮地张开鸟喙，发出他的沉默之声。

“其实，其他的鸟也应该带来，”安东说，“大概只有伊索德不用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把他们全部带来。”

“那我就出诊吧，”弗洛里奇医生说，“明天晚上。”

注：弗洛里奇（Freundlich）德文意为“令人愉快的”。

卡图思卡先生特意提早下班回家。他在土地管理局工作，每天必须把城里所有该登记的土地，一一登录到厚厚的档案里。此刻他和安东正坐在客厅的桌前，等待着弗洛里奇医生。

“你要不要吃点或喝点什么呢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谢谢。”安东说，“如果小鸟们都不吃不喝，那我也不要。”

门铃响起时，他们立刻跳了起来跑去开门。但来的并不是弗洛里奇医生，而是安东的妈妈，罗莎莉·薛兹^注女士。“我带了些玉米片来。”她说，递给卡图思卡先生一个棕色的小碗。

注：薛兹（Scherz）德文意为“玩笑”。



“您真细心。”卡图思卡先生说。

“说不定会有用，”薛兹太太说，“这应该可以帮助它们促进食欲。”

“我们来试试看。”卡图思卡先生说。他拿了一小撮玉米片放在手掌里，递到黑斑黄莺汉利希的面前，但它却吓得飞起来，绕着灯罩打转。

“至少汉利希还会动，”安东说，“你们看看汉奇！维他命药水根本就没有用。”汉奇趴着，可怜兮兮地喳喳叫着。它啄了两小片玉米片，就不肯再吃了，反而病奄奄地侧开了头。

门铃又响起。安东跑向门口，这次是弗洛里奇医生了。“怎么样，病患们都还好吧？”他问道，一面把夹克挂在挂钩上。

“一点都不好。”安东说。

弗洛里奇医生安静地检查过一个个笼子。有的鸟，他只打量了一眼，但看到黄腹篱莺葛若特时，他就仔细地检查了它的羽毛；他也拉开乌鸦丹尼尔的鸟喙，并用一个小灯照看鸟嘴里面；他把一枝温度计插在白鹦鹉阿莫的翅膀下，量了体温；他拿了个小听筒，贴在虎皮鹦鹉贡杜娜小姐的胸前，听着它的心跳；鹦鹉亚列山卓怀着敌意瞪着他，不让他碰；而原本好脾气的米尔也啄了他；但燕子玛塔却让他抓在手里抚摸，他测量了玛塔的脉搏。

“医生，怎么样？您怎么说？”卡图思卡先生紧张地问。

“对呀，您的诊断结果如何？”罗莎莉·薛兹问。



卡先生和他的忧郁鸟

“这个嘛……”弗洛里奇医生说，停顿了一下。

“到底是怎么样？”卡图思卡先生、安东和薛兹太太不耐烦地问着，但医生还是没答腔。他考虑着该怎么说。

“它们是不是都感冒了？”卡图思卡先生担心地问。

“这点我们可以排除。”医生说。

“是不是得了鸟类瘟疫？”薛兹太太推测道。

“也不是。”医生回答。

“还是过敏？”安东问。

“不是。”医生最后说，“您的鸟，卡图思卡先生，得了忧郁症。”

“忧郁症？”卡图思卡先生不知所措地问。

“是的，忧郁症。”弗洛里奇医生说。

“那该怎么治疗？”卡图思卡先生问。

“我建议您在水里面加些金丝桃^①药汁，以一兑十的剂量泡开给它们喝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忧郁症，”亚列山卓的笼子里发出了声音，“忧郁症。”

注：金丝桃草是一种会开鲜黄色花朵的生草药。德国人将其用来泡茶安神、解忧。20世纪初期开始被用来治疗失眠及神经疾患。

隔天中午休息时，卡图思卡先生到药店买了一大袋的金丝桃，接着回到土地管理局工作，他却始终静不下心来。

“金丝桃药汁要怎么熬？”就在他把亚托纳区最新土地测量结果登记到相关档案后，终于开口问了他的同事施麦策^①小姐。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施麦策小姐反问道，一边削着铅笔。

卡图思卡先生在傍晚时按了薛兹太太的门铃。“您知不知道，怎么熬制金丝桃药汁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问题，”薛兹太太回答，“您交给我吧！”她接过装着金丝

注：施麦策（Schmelzel）德文发音近似“Schmelze”，有“融化”、“软化”之意。



桃的袋子，走进厨房。“要等一会儿，”她说，“药汁好了，我会送上楼去。”

“您真好。”卡图思卡先生说，“再问一句，安东在哪呢？”

“他已经坐在您家门口等着了！”

安东果真坐在那里。一看到卡图思卡先生出现，他立刻跳了起来。

“但愿它们都还活着。”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不可闻。

它们都还在，但看起来都十分沮丧。汉奇，那只麻雀，正把脸藏在翅膀下。白鹦鹉阿莫蹲在那里望着身上掉下来的三根羽毛，因为它是只十分高傲的鸟，这个损失让它特别心痛。洛塔和玛蒂这两只金丝雀，靠拢在一起，在发抖。

“我们先清理一下笼子，等你母亲带药汁来！”卡图思卡先生建议。

他们先从虎皮鹦鹉贝耳托和贡杜娜开始。新换上的白色鸟沙掺有贝壳，闻起来有海和风的味道。

“这个会让你们觉得很舒服！”安东说着，摆了一盆红花在旁边，但贝耳托和贡杜娜一声不吭。

接着轮到了猫头鹰米尔，它气得把昨天的猫食撒了一堆，根本不吃，只是露出恼怒的眼神坐在一根树枝上。

“说不定新的鸟沙会让你消气，米尔。”安东说，“你看，我掺了一些麦秆进去，还有几块青苔呢。这里有另一种新的猫食，希